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六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碑

金谿孔子廟學碑

金谿縣令李子敬修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
皆仍其舊罅漏者補葺之黝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堂
廟之西東廡與夫肄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爲間者
三崇二十又二尺縱視崇而弱其二尺橫視縱而強
其十尺肄業之舍爲間者左右各三兩廡視舍其數

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月訖功嗚呼
元季兵亂邑廬盡毀而廟學巋然獨存是固有相之
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爲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
成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喬思道子敬旣相率
釋奠已使教諭曾易徵文於濂濂序其故而系之以
詩廟學緣起及三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

金溪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
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
纖塵不驚萬象著懸矧茲鄉學可不亟圖孰其興之

實邑大夫機動籟鳴泉赴川增其從之者緝緝繩繩
三月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輿文稅丹楹氣象改觀
煥乎聲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廬式寧其軀
匪居之爲娛前軌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氣夜
發電流虹轉學子翩翩期文之顯匪文之爲勗惟彤
是踐我作歌詩爲勸甚力聖謨孔彰萬古一日有赫
其臨敬之無斁

蘇州重修孔子廟學之碑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鋤暴樹良無令弗肅上下

洽和百廢具興惟孔子廟學弗治棟楹傾欹丹堊黝
昧若不能支旦暮者公顧瞻良久愀然弗寧乃登僚
案縣令丞暨尙義之士咸集於庭喟然嘆曰皇帝以
神武定四海卽大興文治詔以明經六藝之科頒示
郡邑使選弟子員肄講明體適用之學將以人文化
成天下今弊陋至是非所以靈承帝意予先捐俸爲
倡爾二三君子幸相與圖之穹殿邃廊虔奉明禋靈
星之門神道所繇其役爲最殷吳江葛德潤爾其葺
之論堂有嚴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通於前門矣

江甯璇汝其修之亭號采芹下臨康衢來游來歌多
士攸宜崑山張庸爾其整之公言未已吳江令許茂
進曰邑有八士曰李庚等頗有意乎書詩尊經之閣
先賢諸祠游息三亭以至庖湍橋梁之屬茂率其承
之長洲丞丁師尹復進曰許令然矣師尹獨不可爲
乎若止善堂及中廊達於閣者當諭羣儒使賦金俾
里耆唐晟視其役焉公大悅唯周垣四千八百尺未
有所屬僚若佐遂以罰布飲助而吳縣令曾輔驪然
趨功役邑夫畚粘土繩繩而來事因大集始事於洪

武六年二月戊辰而訖功於十二月某甲子如翬斯
飛如雲斯凝如濤斯湧深沈而潔清宏麗而靜密一
還承平舊觀公帥其屬執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
者如堵牆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宮所在蹂踐爲
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教
授貢穎之旣宣力於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
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范文正公蓋公景祐
初出守鄉郡擇南園之地奏請於朝而建是學爲其
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

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後雖有賢愚而學之興廢靡常而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況今遭逢有道之朝而得良二千石爲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於范公者也則夫坐皐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向盛矣苟不務出此而摘英擥華爲譁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以是刻諸麗牲之碑庶幾蘇之人士知所自勗哉公名觀字杞山通周易爲人疏達無凝滯如

八窗玲瓏見義勇爲雖千萬人不可遏所至輒烈烈
有聲同知府事李權通判徐弼推官趙霖皆號一時
之選與公道合故成事無難者碑爲修學作前代興
造各自有記皆不書唯當書者不敢拘於文體而不
致其詳焉系之以詩曰

姑胥之墟有川滄滄折趨南園匯而東流靈氛中啓
爛渙弗收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出綰郡章
乃構學宮乃建廟堂廟堂章章學宮將將矜佩洋洋
來翔來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

矧丁艱虞烽火相連誰舉一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
九服攸同叶櫓檣斂翳奎壁吐芒睠我魏公來蒞大
邦屢形於言我敢怠遑旣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
事具乃教條曾不一葦厥功孔昭化此朽腐鬱爲峒
嵒孰敦化原孰築教基孰牖民彝匪學曷爲我語蘇
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興
忠二者無媿行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
辭用昭無終

胡越公新廟碑

丈夫之遇於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
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
如四時而弗爽照如日星而不忒然後足以厭乎人
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
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
焚偃偃無所棲止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滁
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
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
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列戎

行或舉旗斬將或操螯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

自效己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
庚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
曰此閩楚喉襟地也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堅守
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
甌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於婺壬寅春二月溪
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
涕如喪厥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
以祭且命有司塋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

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部曲與境
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卽城中作
新廟一區十越月而廟成堂門庭廡咸具及是寵褒
之命下復羣謁於金華宋濂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
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
必勝而不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
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
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

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嫠之民凋瘵殊甚公專
心撫摩之昔也奔走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
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登今
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
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償之如承平時非
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茲者龍光下被爵
登上公人神洽熙雲日潤明卉木動搖如有喜色適
新廟告成願爲我詳紀公之功德以垂示於無窮是
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域者矣苟得

甲士之驩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
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必不免於愁嘆孰有
能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
不知書然吾行軍唯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女
婦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趨附之
蓋公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
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
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
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